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藴大義卷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　穀

易精蘊大義卷九

元 解蒙 撰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天地不能敉自然之易而易不能外自然之勢聖人何容心哉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陰陽體健順之性卦爻定奇耦之畫故即陰陽以

求易而易道昭然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理散於萬物而其辭則係乎易之占迹著乎兩端而其理則驗乎易之動此易所以與天地凖也

先儒曰此言聖人觀天地陰陽有如是之理故作易立如是之義類聚以同言羣分以異言順所同則吉乖所異則凶此吉凶所由起也吉凶者卦爻之用著

也有形有象然後有變化之驗類聚羣分而吉凶生
後章所謂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是也成象即下文雷霆風雨日月是也成形即下文
男女是也變化即下文相摩相盪是也鼓潤運行成
象之變化也成男成女化生萬物成形之變化也
蒙謂盈天地之間無非以陰陽之實而為體定卦
之象無非道陰陽之理以示人故觀天地則見易
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數以兩而立卦以倍而成此聖人作易之序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運陰陽之二氣生人物之萬殊其變化之道則備於易矣

先儒曰此因上文變化見而遂言卦以明變化之實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時此成象之變

化也在這卦中成形之變化也在這卦見造化關捩子纔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權寫他這個蓋當初易是易天地是天地到未梢來易便是天地天地便是易變化之道不可知不可見所可見者形象已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自陰陽之交感為二氣之推移雷霆陽也風雨陰也日陽而月陰暑陽而寒陰也陰陽運於天人物生於地乾道即陽坤道即陰也此形象之變化始可得而知可得而見矣蓋造化

之妙以其運用而已使剛自剛而柔自柔八卦各居其方雷霆風雨不相為用日月寒暑不相往來何以成造化哉惟其相摩相盪鼓潤運行交相為用所以生萬物也上文言陰陽之實理為立易之本乃對待之陰陽也交易之體也此又明易之變化見於陰陽者乃流行之陰陽也變易之用也體立用行此易之道也抑嘗即此一卦而考諸先天之卦矣卦畫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

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加於八貞卦之上而一卦爲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也震爲雷離爲電霆即電也

蒙謂聖人作易既妙乎陰陽之理而易之變化又盡乎陰陽之妙吾嘗即易而驗於實體見之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先儒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無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器能成

物蓋陽以陰為基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成其勞然乾以不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為而為故其成也廣乾坤一理非有別焉天運流行渾然无體者乾也天道變化見於功用者坤也故上文以男女分乾坤而此以形氣分乾坤以男女分則男乾而女坤以形氣而論則一物各具一乾坤也

蒙謂知夫萬物形氣之異稟原於陰陽健順之異

性則可以言乾坤之德行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去一己之私以合天下之公非法健順之理而合

內外之道不能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

人之業

一諸內者所以成乎己兼於外者所以措諸事人

法乾坤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先儒曰無險詖之行則易知事得其要則易從有親則終身受戴而无睽離之患故可久有功則日積月累而有增益之漸故可大无親烏可久无功烏可大而已非其至也故爲賢人之德業德謂得于己者業謂成於事者然爲學之道莫先於立志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人况可謂之聖人乎然必稱賢人者以明乾坤之德業

人皆可勉而至也

蒙謂法健順之理以合内外之道則美在其中發于事業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先儒曰賢人法易簡之道猶未免有天人之間未與乾坤為一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蓋聖人與乾坤之易簡凡所以像形天下經綸萬物者莫不順其自然而无一毫鑿智生事之私焉是以无一物不通其

理無一事不得其理也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蒙謂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能盡人事而參天地

右第一章

先儒曰此章專論伏羲體造物以作易之事重在乾坤二卦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蓋先天之易乾坤終包六十四卦在其中凡陽者乾也凡陰者坤也末歸結乾之德賢人法之造其極則

聖人能事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先儒曰此二句為綱領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一曰綱之總會也剛柔竝立為相摩迭為消長為相推

蒙謂聖人即已著之象而示占蓋亦本於陰陽之進退而得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

先儒曰變化之於剛柔猶進退之於晝夜晝推而進則夜退柔者變而剛也夜推而進則晝退剛者變而柔也晝夜之進退无止剛柔之變化无窮動謂變爻因上文變化而言也聖人因動爻示人以吉凶使之隨時進退趨吉避凶參陰陽之運合剛柔之宜以順仁義之施則不遺三極之道矣

蒙謂觀人事之變以參造化之運其事雖殊理則

一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先儒曰居而安指身之所處而言樂而玩指心之所好而言序次序也自卦而言則否泰剥復之類自爻而言則潛見飛躍之類知其序之有常故居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而不厭也辭可以明理知其理之无窮故樂而玩爻辭所樂而玩則卦可知矣

蒙謂學易而能用夫易明理而能契夫易則不迷於事不疑於心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先儒曰辭生於象故觀象而後玩辭占生於變故觀變而後玩占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時故曰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上言居安樂玩皆是居之事下文以居對動而言重在行之事矣

嘗謂静而窮理既盡夫易之全體動而明理又闡夫易之大用如是不遺夫理不厭于心矣

右第二章

先儒以此章専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卦象而言之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先儒曰準者適與相當无小過不及其静體動用一

相肖似者也彌者周其全體綸者詳其條理惟與天地準故凡天地體用之所至无不盡其始終本末而得其並行並育之全也一毫有過不及則不能然矣

蒙謂易具天地之理故深有補於天地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先儒曰以者聖人作易之本意下文皆易中具足之

理也天高垂象故言觀地卑效法故言察文者交錯以相成理者性情之必至天文地理亦互言耳幽隱而不可見者明顯而可見者幽之故生於明明之故生於幽隱者復顯而顯者固隱故即其不能不然者也始者明之初終者明之盡明盡則向于幽矣原者推其所以然不過未明之前其理已具時至則必來如夜之必旦也謂之原始者周流而得其源也反終者反之於終其所以終即其所以始者也始必有終

生必有死往來出入一統同條纔明彼即曉此纔明始即知終始終不同而同一當然之理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非二道也死生之說其為人情之好惡莫甚於此者知其說明其理故能无妄无妄故生順死安也聖人即物以明理因有以見无得之則自為一貫矣情者實理之必至狀者衆有之可名也精氣自无而入有游魂自有而趨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為物自

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顯而為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盖鬼靜而神動其實一條非二物也皆二氣之聚散事理之當然也理之所成故似无而實有是盖幽明死生之理貫乎幽明死生之中以時出入妙其用而盡其事者也然總而言之則不過陰陽兩端而已盖聖人體造化之理以作易故舉天下之理不能外於易而聖人用易以窮理也

蒙謂理不外乎易故即易以窮理斯能達乎陰陽

之變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先儒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蓋嘗論之天地者道之全體易者天地之全體而聖人又易之全體也知者卦爻之所指而道其所行也周萬物者表裏精粗无不到全體大用无

不明濟天下者物物事事皆无憾也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則心與道合動无非理而物各得其宜非徒名為廣大周徧而施諸事物則无一可而反為禍害如後世異端之學也不過者得其中正利物宜人不徒有周物之名也旁行不流物理事勢或有出於常經之外者易无不備聖人无不應也是皆道之所至時中之所在故雖旁行而不至於流蕩也至此乃相似不違之至也夫然故天地流行无所不該富貴貧賤

死生壽夭夷狄患難或出於非常不意皆天理之所在隨其所遇所處而皆有預定之酧酢也土者所處之地安土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獨得其常經定序大中而人得之以為人者也安土則理熟義定生生之心益培益固不安土則私欲日生而本然所得於天地者日薄矣此合天地與聖人為一而卒歸於此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所生豈徒然而已哉

衆謂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亦惟盡性而已耳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先儒曰範圍天地之化合萬物為一全體皆不出於道之分量内所謂化也不過所謂恰好有過於全體病矣曲成萬物并包庶類洪纖高下委曲詳細无不盡其心而竟其事所謂綸也遺不及也有一不及則於全體亦非矣晝夜即陰陽通者以一貫二知者立於

一而為之照也其所知即範圍曲成之事萬物一陰陽也通於道則合於一而時出之時陰而陰時陽而陽神无方易无體也事物之方體皆一定而天地聖人之用无感不應无措不宜萬變萬化而一以貫之也神者能陰能陽見於此而復見於彼故无方易者一陰一陽為交易變易初无定形故无體即天地聖人時出一貫之道也故曰造化之妙不外乎神易而神易之妙獨得于聖人學者得此則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无不到矣

蒙謂仁足以贊化育之功知足以窮造化之理此

聖人所以妙神易之用也

右第四章

此章先儒曰三節雖于窮理盡性之外別有至

命事但二者工夫至此而知愈精行愈熟矣所謂

範圍曲成者盡人物之性而至於天地參矣所

謂通晝夜之道而知致窮理之妙而致於窮神

知化也範圍曲成乃道濟天下安土敦仁之極功通晝夜而知即幽明死生之所以然者也故以神无方易无體總結上文之意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先儒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也是就人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賦人受中間過接處說一陰而復一陽一陽而復一陰即无方之神无易之體是所謂道也蓋以一貫萬一貫二

道无聲无臭形象可見可聞但陰陽二者往來屈伸以成萬物道之為道即此是已朱子解曰繼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道者方岀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由是

也愚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乾坤二象所言一歲之功用是也周子通書以人事釋之故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誠即易所謂道也通即元亨之為善者也復即利貞之為性者也善所以闡是道故曰繼性所以全是道故曰成是以朱子兼釋之

蒙謂理乘乎陰陽之機其所以流行賦于萬物者皆不外乎此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先儒曰人雖同此善性有生氣質不能無偏全清濁之異蓋嘗論之道者至理之當然也仁以行之知以知之不出此二者而已或務于行而不求所以知之則不免賢者之過而道之所以不行也或求於知而不知所以行之則不免知者之過而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習不察而行不著是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也然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茍有澄治之

功所謂全體者已渾然於所性之中是君子之道豈

終鮮也故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以下不

能无偏必如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

極功而作易之本意也

蒙謂道之全體固无不備而人之所禀鮮有不偏

所以聖人深有感于斯道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徳大業至

矣哉

天地之道顯微一機耳陰氣生陽自内而外所以鼓萬物之出機顯諸仁也陽氣生陰自外而内所以鼓萬物之入機藏諸用也此機一動其能已乎顯仁又藏用藏用又顯仁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曰顯曰藏不過道之體用而已鼓者發其機緘致其生長正其始而遂其終物物性命義理皆已前定天地之用不過隨其時而鼓動以發之鼓舞以成之而已鼓即藏諸用之用其所鼓者常潛行默運而不可見故曰藏也

蓋顯諸仁是已然藏諸用是所以然而道之定體妙用吾又於鼓之一字見之仁者庶物露生用者神用无迹故在天則生為仁所以生者為用在聖人則發者為仁所以發者為知天地不可以智言也知不離乎心有心則有憂此天人所以分蓋天之為物其生其殺因其自然天地不加毫末於其間聖人之憂樂以天下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生者用也仁與用乃天地之德業而其

盛大又非聖人所能至者故曰至矣哉此仁字與上文仁者見之謂仁仁字不同此純是理彼已涉氣乾以无為仁即此

蒙謂天之於物運乎一氣而无心故其功用之妙聖人不與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兼載萬物而无外者用之廣通貫萬物而无窮者體之常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陰陽相禪而无窮其理之見於實體者則有形氣之異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用易而措諸人事雖不能離乎陰陽之體必有以妙乎陰陽之用
先儒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悠悠无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與陰陽升降萬古一日其日新

之謂歟易者變易不窮故曰生生者易之道也皆造化之自然之理象者自无而入有用以見體之初也法者未然而已然千古常然不易之定體也象言成則法已具而未定法言效則道已盡而无隱乾坤成而易則肇乎其先者詳此三句則性道太極其體也明矣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占卦變而通之也生生之謂易至通變之謂事言易之陰陽也生生之謂易一句為綱

下四句乃目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此陰陽之屬乎象者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此陰陽之屬乎占事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是總結上文之意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為體上章言神無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無方言易而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書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之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無窮其實則不越乎兩端而已

蒙謂功用莫大於天地而理之見於書者盡无窮之變形氣體于陰陽而用之見於筮者盡變通之利然其所以妙乎其間則又非人之所能說也

右第五章

先儒曰此章專明陰陽之道在造化與易書其在造化生而為人則有仁知百姓之分生而為物則自顯仁藏用之後而有鼓萬物之妙其在易書自生儀象以至生卦成象之謂乾陽之為也

效法之謂坤陰之為也此陰陽之在卦者也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占以知來通陰陽老少之變而因以作事此陰陽之在蓍者故首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于以見天地之化大易之理莫不各具乎陰陽不測之謂神于以見道之體用不離乎陰陽而其所以不偏不倚而默運乎二者之間則神妙而不可測也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學者豈可淺觀哉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先儒曰此論書所該之理也廣以量言大以質言言乎遠則其理不以遠而窮而其用不可禦言乎邇則目擊而道存其體无為而正所以見其體之所該者大天地有之而易皆有之則无所不備故見其量之所容者廣

蒙謂道之全體无不該故其大无外小无内察乎

天地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先儒曰易之廣大皆乾坤之所為也大者專直之所為廣者翕闢之所為專謂一而不雜直謂純理而无私感而遂通也生於專直而直亦專之所為也專則純乎道之體直則純乎道之用純乎道則无不周故大翕者所得於乾之靜也合也蓋未動之先猶保合

之合无有間也闢者時至而出亦感而遂通不可禦亦无間之所爲也故廣皆是道之體用而坤則體乎乾也專无雜而翕无間皆小无內直闢以至廣大皆大无限葢直闢出于專翕而翕又得于專者也抑嘗論之天地動靜以形氣分乾坤各有動靜于四德見之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是也葢動基于靜只是一理惟專故直惟翕故闢專直以一言翕闢以兩言其靜也專而翕所以靜正其動也直而

闢所以不禦大抵乾主健雖靜時只一專到動時則行之以直坤主順至靜時只翕到動時闢而已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蒙謂陽以一而施故其質无不包陰以兩而承故其量无不受是以聖人即其體用之全而極言之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先儒曰廣配地大配天變通者易窮則變變則通也非廣大則不能變通非變通則无以成其廣大故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陰陽之氣也至德人心極至之德也如大學至善之至也廣大以體言變通以用言陰陽以氣言易簡以理言

蒙謂天人之理備於易故易之合乎天道人事者如此

右第六章

先儒曰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于廣大之原先於乾坤之二畫末又推以言諸天道人事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先儒曰崇德者體道明理之所積廣業者全體大用之所充知即周乎萬物之知崇德者立乎萬物之上德之全體森然乎其中也禮即廣業萬物庶政各有

品節度數卑者行乎萬事之中散于形下之器皆知之流行无在无不在也德業易之至者也德畜乎内者也窮理則知益明知超越而无方故崇知崇德亦崇也業者著乎外者也循理而禮益恭循序而有别故卑禮卑業亦廣也聖人踐履皆易所以崇德廣業以此知崇則上極乎高明所以效天禮卑則下極乎巽順所以法地此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其德歟

蒙謂聖人所以深賛夫易者以其極高明而致廣

大而能與天地之道參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先儒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設位者一定不移即道體之定而後變化行靜當為動主也成性者知禮之本性也存而又存有不已之功夫莫非性也摘知禮二端而言者取其崇卑合體而能有知禮之本性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則道義由此性中出故設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

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蒙謂體立而用行天人同一理也

右第七章

先儒曰此贊易之至聖人所以崇廣其德而參天地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類萬物之情以立一定之卦此聖人作易之意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因萬變之事以立一定之理此聖人命爻之意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作易即夫事物膠擾之中而示以至當之歸故有以順人心而合天理如此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下之理備於易故君子之為無非易然非得於觀玩之深者不能及也

先儒曰會者合而不遺通者變而无窮此時也典則有序而略禮則有秩而詳此所以趨時也趨時有得失則吉凶生焉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其時故曰以言尚其辭以動尚其變此之謂也末章亦有此段其下文亦歸于人之

誠正與此同

蒙謂聖人作易定天下之象而冐天下之道此君子所當觀玩而法行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天下以真相應者无隱顯之異以誠相與者无彼此之分吾於中孚九二見之矣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遠近之勢雖殊而感應之理則一故君子必慎其所由出也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君子于言動知其發於一心為甚微而其格于三極為无間故必動以為戒而審其機焉此聖人因中孚之二五以至誠相感而極言之也

先儒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即中孚九

二爻辭而廣之也居室即在陰之義出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即子和之義特主乎人而言爾感應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也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人以善而感應則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蓋至于動天地則所關者大而人之違應又不足以為榮辱矣此一爻下六爻之綱領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者也不謹言語以階禍亂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者也就言上說謹慎无咎謙恭存位

行之主乎榮者也高亢者悔貿乘致寇行之主乎辱者也

蒙謂至誠无往而不通然君子必謹發動之所由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由其睽合之勢殊故其憂樂之情異覩于同人之五見之矣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之同不于其迹而于其心故物莫能間而其語有味也

先儒曰迹異而心同不害其爲同心異而迹同相去爲愈遠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則其迹異也其迹則兩剛得而間迹雖異而心同也故兩剛不得而終間夫金至堅也其利斷金斷之則堅除矣除則合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至馨也而同心之言如之

言其相好之无數也

蒙謂覲其相求之情切明其相與之同心故其始若相違而終實无間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以柔居下而能慎則可以保其安而无過此大過之用也

子曰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

矣

即至薄之物以明重慎之心以此而行其无所茍矣

先儒曰物之置于地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于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于慎為无失故无咎

蒙謂人能常存敬畏之心則可以致天下之事矣

故夫子即大過之初六而賛之周公譬用白茅之

藉以擬議大過初九夫子發其所以擬議之意如

此

勞謙君子有終吉

人能不自有其功故能成其功然唯成德之士而

後行之有常也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

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先儒曰事功曰勞國功曰功人立大功業于天下皆

職分之當為苟不知謙遜以待之而驕矜形于辭色則是己之所當為者為分外之舉矣豈禮也哉故君子雖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非欲退遜以要名譽凡以循吾之禮致吾之恭以守吾所居之位而已

蒙謂為其所當為而无矜己之私焉則尊而光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先儒曰爻義主出處而言此及言語之節者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且兊有言象故節之初爻重明之蒙謂人之所當節者言為甚故夫子于節之初爻明之欲人審其機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蒙謂原橫逆之來皆已所自致此聖人設卦以盡情偽之一端也

右第八章

先儒曰此章七爻皆欲人畏慎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義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教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

之敬心也若從姚氏說移自天祐之於此則終之以信順之福於義亦不相悖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先儒曰自天一至地十乃天地生成自然之數然易言陰陽不言五行者蓋五行之理具於陰陽之中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皆五行之為也文公曰五行只是五而有十箇者一箇便是兩箇此義先儒所未發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而已其所謂奇偶十數如是

不齊者盖數之所生或本于天地消長之運或原於萬物生成之事然十者之數雖曰不齊總而論之不過五者生成而已五行則又本之陰陽奇耦而陰陽又同出於一氣也故周子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學易者必達乎此而後可以言數自一至五生數之序也自六至十成數之序也水火氣也金木形也是以先氣而後形然就氣中分之則水之生又在火之先盖水生于陽火生于陰也水生尚微而火生已著也就

形中分之則木柔而金剛木生於春而金乃凝于秋此四行之序也若夫土雖次五而位實居中乃四者所由以生成初非生于四者之後不可以四者之序例之也或曰五行同也又有所謂成數之五者何耶曰凡物之生莫不具陰陽生于陽必成于陰生于陰必成于陽水生于氣之陽若不流濕則氣必涸火生於氣之陰若不就燥則火必滅木雖生陽必凝於陰而後成實金雖生陰必鎔於陽而後成器此生于天

者必資于地而後成生于地者必資于天而後成也
以此觀之則生成豈彊分耶
蒙謂對待者易之體流行者易之用也此河圖奇
偶生成之數也盖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實體也一
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不能
以變化流行非對待不能以自行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

先儒曰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相得如兄弟則取奇偶之相為次序辨其數而不容紊者也相合如夫婦則取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數而不容間者也相得有合四字說盡河圖之數所為聖人之言也歟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小衍為十兩其五也大衍為五十十其五也易之數皆類此

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蒙謂觀交易之體而見對待之位均考變易之用而知贏乏之數殊其所以生成萬物莫非此之功用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先儒曰數之為用奇則圓而不方偶則方而有定故虛其一以為數之體而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各有所

象奇偶互相交錯而其用无窮焉蓋嘗論之去一者非數之數掛者數之所始二者之用四十有八以窮天下不窮之數易而專以數取則不過步占之法而已是必有以統其數焉以周子之說考之五十去一者无極是已四十有九而掛一者太極是已掛一而用四十八者生陰生陽是已以四十八之數而宗本于一數而總攝于非數之數其旨深矣

蒙謂舉大易之全數而虛其數之一所以藏諸用

推大易之用數而極其功之用因以明其象蓋亦莫非自然之理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即乾坤之策數合二氣之中數蓋有適然相符之理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即易中二篇之策而推則盈天地間者不外是也

先儒曰天地之數數之體朸之數數之用乾坤之策數之中

蒙謂以易中之數合易外之數皆有適然相當之理者誠以歳周于上物生于下莫不有數存焉故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先儒曰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内卦之為貞

者立矣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再得小成之卦一則外卦之爲悔者備矣六爻成內外備六十四卦之象可見然後示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不越乎此矣

蒙謂聖人用易筮之法原其用功之始要其功用之終蓋亦莫不有序焉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先儒曰惟道義顯著故理明義精可以酬酢萬變而

不差惟德行之神故先後天而默有以助神化矣下章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道因象辭變占而顯矣君子將有為有行而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行以數神酬酢以言人事祐神以贊造化即酬酢中合理密有贊造化之功矣惟可與酬酢祐神此所以畢天下之能事也

蒙謂既有以明乎天而妙乎人斯有以應乎人而贊乎天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先儒曰陽化爲陰陰化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陽變陰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是以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蒙謂明夫易之功用原夫易之妙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先儒曰尚辭則言無所失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此四者非神之所爲孰能與于此此一節與二章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實相表裏

蒙謂聖人之道无一而不具于易故君子之用无一而不遵夫易然非得于觀玩之深者不足以語

此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先儒曰至精謂是非辨吉凶明

蒙謂人之用夫易者隨取而各足易之資於人者有感而必通蓋非至明不能察其機故聖人深贊之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先儒曰錯是往來的綜是上下的錯綜其數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蒙謂揲至三而參必變其實以考剛柔之進退象不一其數必要其終以定卦爻之動靜其變无窮

天下莫能加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先儒曰此上四者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為言无心也君子將有行而命蓍求卦是人以有心求易也枯莖之蓍定體之卦未嘗有所施為是易以无心待物也方其未占也蓍藏於櫝卦在于策寂然不動之時也及其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乎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也蓋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无靜神也寂而能感是靜而无靜未嘗狃於无也感復寂是動而无動也未嘗滯於有也是以易之蓍卦言而靜體動用太極之本然也人心之妙亦然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是聖人通身易也非有通身之易何以知全易體用哉

蒙謂易道无心而善應故其體用之妙如此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先儒曰極深精乎内也研幾窮乎外也志内也辭占之道通乎内幾外也變象之道成乎外極深静无内而大本立研幾則皆理而大用行極深而得性命之精研幾而窮先見之理推衆志於一性而不一之志

以之通會萬物于理而不窮之務以之成盖深者易之至精寂然不動者也而幾者易之至變感而遂通者也深者理之奥雖隱微必燭故能通天下之志幾者動之微惟能察於事幾之先則事无不成矣若夫不待研幾之功而得幾之深妙者神而已凡有體者必疾而速有方者行而必至神无方體故不疾而速无所待也不行而至无所在也不疾而速則无所留滯通志之事也不行而至則无為而成成務之事也

蒙謂易道有以窮夫理之幽而審夫動之端然所以妙乎其間則發微不可見而充周不可窮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先儒曰總結上文

蒙謂聖人之藴備于易即所謂辭占象變是也

右第十章

先儒曰此章承上章而言易之用有此四者然其所以妙乎其間則无非神之所為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聖人之明易既有以見其用之周又有以見其體之備而易道無餘藴矣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聖人即易以示人趨向之方所以勉其怠而致其一也

先儒曰開物者知其未然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陰之終物也冐天下之道言易之爲易不但近事之間凡陰陽造化之妙出入起居之常无不包羅于其中也是故聖人以其開物而通夫天下之志以其成務而定天下之業然天下之人不能皆如聖人之極深研幾也故理有未通於理之是非不能無疑事有未定於是非之當否不能無惑聖人即其開物成務之理寓于易使人卜筮以判吉凶而決趨舍所

謂斷天下之疑也蓋易道開物于幾微之先者神也成務于變通之後者智也惟其能開物也故聖人用之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惟其能成務也故聖人用之其幾足以定天下之業惟其能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用之其神足以斷天下之疑

蒙謂易有致用之理故聖人盡用易之妙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
者夫
先儒曰此言聖人作易之體以承上文之意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蓍開于無卦之先所以神卦定于有象之後所以知六爻之在蓍卦具方圓神知之體故其義易以貢聖人以此三者洗濯其心通體渾是此理不令一毫私意小知雜于其間又以退藏于密豈非寂

然不動无思无為時也雖然未涉于用而用之理已具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又易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吉凶隱于未形則神以知來吉凶見于已著則知以藏往蓋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體憂患以贊其決故其知幾即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即知之成務也所謂聰明睿知也其斷吉凶即神武之決也與民同患即不殺之仁也蓋卜筮而知吉凶至明于天之道以下方是說卜筮始涉于用矣

蒙謂靜而具易之全體動而顯易之妙用此聖人

自然之易无待于外者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先儒曰上言聖人具神知之德于一己此言聖人寓

神知之德于蓍龜聖人以易洗心是以明于天之道

與民同患是以察于民之故則知民用吉凶悔吝之

難明不可無以開其先也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非

惟使之必齊必戒然後敢從于著龜雖聖人用著龜以卜筮之亦自齊戒以明其德蓋齊戒則湛然肅然矣神明則能定能應矣是無思將以有思無為將以有為也方其未涉于用此理已具既涉于用其德益神可見聖人明其理而不假其物之意其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洗之而使無一點之累則此心靜與神明一于揲著卦之時能以齊戒存之則此心動與神明通心在則神在矣不然則著卦特枯莖蠹策耳何以

能神明其德而靈應如響哉蓍龜而謂之神物者以為神也則寄于物以為物耶則又神之所寄故謂之神物

蒙謂聖人明其理以闢夫易之大用又敬其事以全夫易之妙用盖易之作雖在于聖人而聖人之用又不無頼于易也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

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先儒曰闔者陰之静闢者陽之動闔闢者動静之樞乾健而動坤順而静陽一嘘而萬物由以出陰一翕而萬物隨以入氣由静而動故先坤而後乾乾坤之變通以運而言也變者動静之節通者動静之貫夫闔既往而闢來闢又往而闔來陰既往而陽來陽既往而陰來闔闢循環陰陽相生皆自運行不息而言也見象者萬物流形之始屬乎陽形器者成象之後

屬乎陰此自造化而言也法謂法乎象器之體神謂神乎象器之用此自聖人修道立教而言也此一節論乾坤生成之功聖人裁成經綸之妙然以畫卦布爻之法言之亦不外此也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陽一闔一闢謂之變六畫既成剛柔相推言成卦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爻相往來言之卦也按其迹而言見于蓍策謂形象于卦爻謂器制而用之謂上

下筮之法究其用言之枯莖敗槧而内外靜作之用皆資其利王公皁隷之人皆取其决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之至神乎朱子嘗謂此章專論卜筮故愚於此推原卜筮之由如此以起下文論易制作之本意

蒙謂以易而明夫天道有對待之體必有流行之用以易而通乎人事有當然之體必有自然之用蓋天人無二道故其體用同一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先儒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故朱子嘗謂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實無兩體此之謂也若論其生則其生兩儀交變之中自有太極之理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有此陰陽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說起

蒙謂易不外乎陰陽而其理則肇乎陰陽之先易無藉乎人事而其用則通乎人事之要此作易自然之序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盈天地之間者莫非陰陽形氣之實體聖人特舉其大者以見易之不可以小言也

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
居其位而有其德所以能成大業也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明難明之理以決天下之疑所謂興神物以前民用也
先儒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天下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

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上三言以易道之在造化言作易之事也下三言以易道之在人事言用易之事也前言吉凶大業此又發明其理繼之以六莫大之説焉天地日月四時富貴聖人蓍龜而易實行乎六者之中必得備物致用之聖人履崇高富貴之位然後能以二者之大用四者之大所

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是聖人有得于蓍龜之大者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是聖人有得于變通之大者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聖人有得于著明之大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聖人有得于法象之大者也由是四象所以示繫辭所以告吉凶所以斷無非此理也

彖謂易之在造化者有形氣之實體然後變化而形氣著易之在人事有尊位之聖人然後神物興

而民用彰是皆不可以小言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先儒曰則神物所以卜筮則圖書所以作卦疇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聖人效之而作易故剛柔
相摩八卦相盪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天垂象見吉凶
蓋日月有虧盈薄蝕之變五星有紓疾伏逆之異故
聖人象之係辭焉以斷其吉凶變化垂象者天地造

化之大運昭然而可考者也聖人效而象之而易道以明神物圖書者天地一時瑞應之符託物以示數者也聖人則之而易法以著自太極至此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形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句言易書之所由作

蒙謂易之本在天地惟與天地合其德者為能推明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先儒曰畫象故曰示所以使人有所見有辭故曰告所以使人有所知爻有吉凶而定以辭故曰斷所以使人無所疑上四者言作易取法之源此三者言作易示人之意

蒙謂聖人之作易既有以盡其意猶未能盡于言至係之斷辭則易之用無餘藴矣

右第十一章

先儒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係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為者也一句為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開物成務以下為答辭畫說歸卜筮其下六箇是故一箇是以皆有發明卜筮事故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于兩圖而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不可不知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先儒曰按本義云此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恐是錯簡宜在第七章之末横渠又謂宜在下係立心勿恒凶之下惟節齋獨係于上傳十一章之末云學易之事也示之矣又告之又斷之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吉无不利正與第二章義同而夫子釋之又加

詳焉節齋之說止此今若先看第二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義則得矣

蒙謂聖人釋大有上九之義而明乎其獲福之由在乎不違于理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理有未形而語不能顯者聖人重致其意焉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發其精意見于書既皆隨事以明理顯其大用施于事又能神化而宜民此聖人所以有功于天下既在于作易而尤在于用易也

先儒曰象謂儀象作易之始畫奇以象陽畫偶以象陰也然奇偶兩畫未足以盡必三畫六畫成卦然後陰陽交錯遠近相取而天下古今之情偽始可得而盡矣立象盡意不獨見聖人之意自是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非聖人有情又有偽變通者所以盡

卦之意而著其賾也鼓舞者所以盡繫辭之言而妙其動也象辭卦三者易之體變通鼓舞二者易之用變通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鼓舞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彖謂義理之無窮也聖人未易以言盡人心之未開也聖人惡明而有隱此其始若无言而後實无隱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

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先儒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卦皆陰陽奇偶之所為舉乾坤則皆知矣成列謂伏羲横圖自乾一至坤八各以其序而列之也緼所謂包含者猶胞中胎骨也易立其中言卦畫裏面緼藏得易之理在其中也乾坤毁謂卦畫不立无以見易謂卦畫不立則易无所託而顯乾坤息謂易道不明則乾坤變化之用不行矣乾坤與易為體雖異其道一也易本无體而與易

為體者乾坤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蓋乾坤有體而易无體有體成毁從之故上言成列下言乾坤毁易以无體託于乾坤故乾坤毁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因以息矣夫易之道固不係于書之有无而乾坤本不可以成毁言蓋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聖人于此所以明夫易之不得不作也

蒙謂易必本于乾坤而後陰陽之體立乾坤必賴乎易而後變化之用行此其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先儒曰形而上者杳然而難知其无聲无臭可以心見而非耳目之所能及也形而下者炳然而易見蓋成形成器耳目之所可及也道即所以為事物者行

乎事物之中未始離乎事事物即所謂物則是也然事物有往來消息而其不易之定體自為不息所以一人心而定物理也既曰形乃謂之器又言形而下者謂之器何也以象對器象微而器著者也故曰形乃謂之器以道對器道升而器降者也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錯之皆以道為器也盖器道雖不同其變通則一也化而裁之謂一闔一闢不可執一也推而行之謂可運行无窮也如是

則舉而措之天下矣前言乾坤之變通易道之變通也此言道器之變通言聖人用易之變通也曰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事也下言卦象爻辭書中卦象爻各有變通也其曰化而裁之言用易之卦爻辭亦存乎聖人之變通也此一節盖承上文而言易在乾坤之中者也言道器謂易既生乾坤則在乾坤矣故就乾坤中分别言之所謂道即易器即乾坤也雖然形上形下不可判而為二器亦道道亦器也故曰

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以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有則俱有言二者不相離也且以易之道言之自奇偶未形以上則謂之太極不可以陰陽名也自奇偶既形以下則謂之兩儀四象八卦而陰陽之體定矣蓋形者動而可見之時自此以上无體故以道名之自此以下有體故以器名之器有定體體定而變化故乾本健也初爻化為入中爻化為麗上爻化為兊坤本順也初爻變為動中爻變為陷上爻變為止

六十四小象皆示人以化裁之變也當其變也順而推之則通達而執之則塞乾之災變而无首則吉坤之傷變而永貞則利此皆教人以推行之通也于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舉而措之謂之事業也

蒙謂理无形而事有體聖人所以盡利而宜民者无非以道為器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先儒曰重出以起下文先言夫象者象不易見于是設卦觀象以窮夫賾爻不易知于是效而繫之以辭以明夫動

蒙謂物雖萬類而各有定形事雖萬變而各有定理故聖人作易以著其象而明其義焉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聖人之作易也既有以類萬物之情必有以成天下之務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之道不均于一聖人之用易豈可泥于一此所以盡變通之利也曰聖人既有以盡事物之理以為易之事必有以極裁成之道以闡易之用此連上二句為文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之為易不惟有以造其理又必有以履其事則于易彬彬矣

先儒曰賾以象著故卦立則凡天下之賾皆不可得而遯故謂之極動以辭決故吉凶斷而人皆趨事赴功而不能自已故謂之鼓卦即象也所以見賾而擬諸形容是也辭即爻也所謂繫辭斷其吉凶是也變通即上文之變通上言其理以道之在易者言也此言其用以易之在人者言也盖卦爻所寓之理若能

化裁而推行之當隨時變通不可有所拘泥上文謂之變謂之通歸重于化裁推行上此存乎變存乎通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言變化之道非人不能明明則有以識變通之理神則有以妙變通之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盖默而成之非躬行者不能不言而信非心得者不能故曰存乎德行言變通在于人然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非實得于心實踐于身不能以强造也上文五謂字皆聖人作易

之事此六存事乃聖人用易之事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于已也盖聖人不惟欲人隨事而用夫易尤欲人于身而體夫易也下繫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盖如此

蒙謂動與易俱運而窮理之妙在乎人静與易俱會而盡性之實在乎已夫動静一易也故不徒推其理與事又將體其理于身此聖人示人用易之

深意故于此極之

右第十二章

先儒曰此章有三節一言象卦辭者易之體變通鼓舞者易之用二言乾坤與易不可相无形上形下有道器之别三重說象卦辭之所以然三節之末皆言變通之理乃聖人用易之道也蓋因象卦辭乃知變通之用因變通然後識易所謂神明非人用之不能也人非德行在身不

言而信之者不能也一節密似一節至此得意

忘象易與聖人一也